



馨香一瓣

乔叶：向故乡致敬的另一种方式

陈泽来(郑州市)

弹指一挥间,已去三十载。

1993年,在豫北老家乡下教书的乔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3年前的一个丽日晴天,乔叶从郑州北上,去北京老舍文学院报到。

30年前,我还在古凉原的一个小县城读书,温习功课之余,最大的爱好是去校外和邮政报刊亭约会。上世纪90年代初的《辽青青年》《涉世之初》《新一代》等青年杂志,不时刊出乔叶的青春美文,共青团吉林省委主办的《青年月刊》杂志,更是为其开设了两年专栏“乔叶绿荫下”。乔叶早期的散文清新隽永,富含人生哲理和生活智慧,对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有着深沉的思辨和探索。风靡一时的《女友》杂志,还将乔叶和邓娟、赵冬、洪烛等以散文创作为主的10名青年作家,推选为“全国十佳青春美文作家”,受到很多青年学子的推崇。

1993年2月,《中国青年报》副刊发表了乡村教师乔叶的处女作《别同情我》,这给了乔叶很大的鼓励。《中国青年报》很快又推出了乔叶的《一个女孩的自知之明》《不做情人》《愁嫁》……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那时候知名的几家青年杂志发行量很大,在《青年月刊》和《辽青青年》等杂志的轮番轰炸中,乔叶这个妙手偶得的笔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所熟知。

2001年,已经出版了7本散文集的乔叶,经过河南省文联考察后调入了河南省文学院工作。在田中禾、孙荪、李佩甫等文学前辈的帮助和鼓舞下,乔叶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已经写得顺风顺水的青春美文,开始转型写小说。2003年,乔叶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很快被《中国青年报》杂志发表。不久后出了单行本,还上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长篇小说特别考验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洞察,特别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人情世态。时任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的李佩甫提醒她:“你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怎么一下子去开汽车呢?对于一个作家来

说,写好长篇小说的前提是首先把中短篇小说写好。”乔叶幡然醒悟,由此开始大量阅读当代的中短篇小说。2004年3月,河南省作协推荐乔叶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就读,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专业学习。一扇崭新的窗户,徐徐向乔叶打开。

写作的主场从散文转移到小说之后,乔叶很快找到感觉。她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写故事的特长,再加上多年写散文所磨砺出的细腻文笔,使得她的小说不仅生动好读而且精巧雅致。乔叶的小说不刻意走先锋或者文本创新的路子,而是用一种温婉熨贴的语言,平心静气去叙述,呈现生活的秘密。乔叶在豫北乡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岁月,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过数年乡村教师,有比较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因此,她的小说总是散发出浓郁的地气,融合着对尘世烟火的伦理情怀,凝结成一种复杂的魅力,给人以深沉的温暖和安慰。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乔叶开始佳作频出,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奖几乎都有她的身影。2010年,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更是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她在这部作品中对乡村女性生命进行了有力的书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作品都被视为乔叶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作。小说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后,乔叶并没有像以前写散文时获得荣誉后那样沾沾自喜,而是更加清醒地反省自己,不断地加大阅读量,开阔自己的眼界。她努力超越自我,于是有了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拆楼记》和深入剖析复杂人性的长篇小说《认罪书》。

2023年8月11日,备受关注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隆重揭晓,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荣列第五部获奖作品之一,她也是5名获奖作家中唯一的70后女作家。迄今为止,乡村生活只占了乔叶人生份额的三分之一,而且基本上浓缩在

20岁之前。乔叶曾经想极力逃避乡土这个概念,总是试图和故乡保持距离。许多文学前辈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写作“根据地”,作家生活过的故乡,因为作家作品的影响力,化作了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动人风景。乔叶一直否定自己有隐秘的精神原乡,她总觉得自己这代人漂泊性更强一些,写作资源也相对零碎一些,当然也可能更多元一些。

有一天蓦然回首,乔叶突然发现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了两个方向的回归,一是越来越具有乡土性,她开始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回望故乡;二是越来越女性化,之前还不时出现男性叙事角度和中性叙事角度,如今几乎全部变成了女性叙事角度。

七八年前,乔叶最早起意写长篇小说《宝水》完全是一个意外。2014年春天,乔叶偶然去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信阳郝堂村采风,发现这里的农民农忙时插秧播种,农闲时开饭店做民宿兜售农副产品,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和自己印象中的农民大有不同。“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其实乡村的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乔叶受到很大震动,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美丽乡村”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有了想写“美丽乡村”的念头后,乔叶便开始了“跑村”和“泡村”的前期准备工作。不但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跑”过,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地很富庶的村庄“跑”过,河南的豫东、豫西的村庄也“跑”过,她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豫北太行山里的南大坡村和一斗水村等。当时乔叶跟踪的3个村子,其中有个村子里有一眼泉叫一斗水泉,那个村子就叫一斗水村,乔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后来就把小说里那个泉想象成元宝形,改作宝水泉,村子就叫宝水村。在体验阶段过后,她进行了知识补充、人物采访和情感投入,克服了创作上的重重困难,一

字一句慢慢写起,点点滴滴涓涓汇集,终成了这部获奖作品《宝水》。

《宝水》以散澹的文字,书写了豫北一个叫“宝水”的山村的四时风物与日常生活,小说以丰富而扎实的细节展现传统风俗中悄然发生的山乡巨变。随着事件运行,一年四季时序持续展开。四季自然交替,万物生生不息,它们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以平实生动、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语言,通过对乡建专家、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等典型人物的塑造,为中国大地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乔叶深入到生活的底部,去观察乡村社会的人和事,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写得非常扎实、饱满。乔叶笔下的乡村,既不是甜美的田园牧歌,也不是荒废颓败的故土。她看到了乡村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感受到乡村涌动着的新鲜的希望。别有意味的是,乔叶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起名为“地青草”,赋予其土地的底色。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其自身的失眠症被乡村逐渐治愈,终于有一天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在《宝水》这部作品中,乔叶改良并运用了大量北方方言,这或许是她致敬故乡的另一种方式。小说中她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给豫北老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弍城,而象和弍合在一起就是豫。据考证,远古时期的河南一带有很多大象活动,豫的本义是大的象,所谓象之大者。象城确实“象”城,但在河南这个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如何借助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如何借助旅游产业化建设旅游强省,还有一段路要走。

作家和时代,就像浪花和大海、庄稼和土地的关系。弱水三千,作家们各取一瓢饮。在时代的洪流中,作家们无论多么个性化的写作,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时代的个人化写作。

我们期待乔叶,写出更具时代性的鸿篇巨制。



乡情乡韵

公鸡打鸣

张文慧(新乡市)

今天早上有点异常,黎明醒来后,我躺在床上和往常一样等待鸡鸣,准备起床晨练。然而,约莫过了大半个时辰,也没有听到房后公鸡打鸣。我有些纳闷,照往常这深山小村的公鸡早该打鸣了,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决定去房东老赵家问个究竟。

王家铺是山西陵川锡崖沟景区尚未开发的一个山村原乡。全村三十多户人家散落在高低不平的山崖山坡上,千百年来,因大山峭壁悬崖阻隔,这里的村民过着封闭桃源山野的日子。

前几年,锡崖沟景区的公路修通后,村上临路的几户人家借位置之便,零零星星开了几家农家乐。我住的这家叫“忘归山庄”,主人的名字叫刘丹浪,四十来岁,是从更高的山上搬迁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实在,也很能干。

老赵是刘丹浪的岳父,平时在家

帮忙打个下手,垦几亩荒地薄田。

“老赵,今天你家的公鸡怎么不听话了?”我问道。

老赵哼哼一笑:“那可不是,夜隔几郑州来的客人说要吃土鸡,我把它宰了。”接着,老赵又神秘地说:“郑州人有钱啊!他们出价120元一只,这不,我把老董家的公鸡也给宰了。”

我听了,默然!愕然!

白天,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里反复地想,这两只公鸡招惹谁了呢?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老赵的话又在耳边想起:“郑州人有钱啊!”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山洪暴发,大雨如注,直冲王家铺这个小山村而来,一些房屋、树木瞬间没了踪影。过了一会儿,只见村头高高的山崖上有几只公鸡站在石壁上惊慌失措,四顾张望。



岁月留声

一湾贾湖映中华

杜毅文(新乡市)

乐文明的曙光,并推翻了“中国笛子是由西方外来”的学说。

就在我沉浸在“笛声悠悠八千,七孔神韵奏渺缈”的意境中时,我忽然意识到,构建一个文化体系仅靠骨笛是独木难支的,它必须得有“四梁八柱”的支撑才能巍然屹立。作为整个淮河流域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贾湖遗址大大超出了大家的期望:“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起源地”“最早的养殖鱼类起源地”“最早的绿松石装饰物”“最早的鼎形器”就是贾湖文化的“四梁”;“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手工纺织物起源地之一”“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原始宗教卜筮起源地之一”“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契刻符号”等世界之最就是贾湖文化的“八柱”。

如果说“四梁八柱”主要是体现了贾湖文化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的话,那么贾湖先民精神世界的构筑才是这座文化大厦的蓝砖、彩瓦和立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认为:“贾湖在那时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形成了,出现了与历法相关的规和矩,有占卜用的龟甲、石子、符号,已经开始敬天祭祖、向天卜问。”

精神世界构建的另一个标志是古人的墓葬文化。于是,我们告别博物馆,来到贾湖遗址最早的文物发现现场。房屋、灰坑、窑灶都注意察看,我更关注贾湖的墓葬文化。当讲解员说贾湖的墓葬也有8000多年时,我抱着存疑的态度下到坑边,仔细查了这些墓葬,的确属于竖穴土坑墓,而且墓葬排列整齐有序,甚至绵延几代。由此可见,贾湖先民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亲情伦理关系和祖先崇拜习俗为标志的历史观。

成熟的世界观、伦理观和历史观,这说明8000多年前的贾湖先民不但具有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已经具有稳定的精神追求。

英国诗人约翰·唐恩说:“谁也不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居。”中华文化正是如此。我国版图内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孕育了不同文化,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而贾湖文化就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从1983年开始,文物部门先后对贾湖遗址进行了8次发掘,在仅仅3000平方米的揭露面积内,竟然清理出房址62座、陶窑12座、灰坑470座、墓葬541座、骨笛40多支,出土文物及标本近6000件,碳化稻米数千粒。如果以单位面积来计算出土文物数量的话,贾湖文化遗址恐怕会在我国众多文化遗址中位列三甲。因此,贾湖遗址先后被评为20世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和中国考古百年百大发现之一。

“两河沙澧融淮水,一湾贾湖映中华”。弯月般的贾湖,面积只有几万方米,但贾湖文化所代表的淮河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北方草原的诸多文化群在消消的历史细流中碰撞、汇聚、共生,最终融合成一条声势浩大、绵延流长、开放包容的华夏文明大河。在这条大河的滚滚波涛中,贾湖文化所折射出的文化光芒必然使近万年的中华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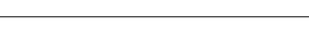
据说明时时的豫中平原气候湿润潮湿、雨水充沛、河湖众多,而牛、猪、狗等动物的遗骸则标志着贾湖先民早已在用饲养驯化牲畜的方式来为自己提供肉食或者捕猎伙伴了。

就在我对贾湖先民的聪明智慧赞叹不已时,展馆中央的玻璃橱窗中,两根8000年前的骨笛深深吸引了我。它们造型古朴、色泽泛黄,像两个破旧的木管,用其貌不扬来比喻恰如其分,但在灯光的照射下却闪耀着骄傲的光泽。这就是贾湖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贾湖骨笛。仔细端详,发现它有7个音孔,这说明这两根笛子可以奏出七个音阶的音乐,而此时展厅音箱中播放的正是当代人用它演奏的流行音乐。

这两根骨笛让我疑惑,更让我称奇,远远超过了我对乐器的认知范围。要知道,我国已经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的古遗址当中的乐器顶多有5音律,即使是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单个骨笛只是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联合在一起才能演奏七声音阶。而作为单个乐器的贾湖骨笛却能演奏七声音阶的音乐,神不神奇?更神奇的是它的音列竟然达到了当今国际标准钢琴的中央C调,其神奇的音准让我这个8000年后的现代人也为之叹服。

据说,当发现贾湖骨笛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外国专家认为它不可能有8000年的历史,一定是后代伪造的。后来,我们用最权威的“碳-14元素年代测定法”进行科学分析,测量出这根骨笛的年代在8000年以上。这一下,让那些质疑的外国专家信服了。

实验证明,贾湖骨笛不仅能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有关贾湖骨笛的论文发表在國際著名期刊《自然》《古物》上,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就展示了贾湖骨笛。可以说,贾湖骨笛的发现是音乐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初步显现中原地区古代音



榴花



心灵哲思

我们好像都活在期待当中

李乐岩(封丘县)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感觉自己总是活在期待当中。期待着一个包裹的到来,以满足自己对事物的好奇心;期待着一集电视剧的更新,来衔接上一集所留下来的预告;期待着一篇文章的发表,那样就可以分享到朋友圈来获得朋友的点赞与分享;期待着下课的到来,这样就可以拿着学习资料黏着老师问个不停。

若有观察,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都活在期待当中。商店老板期待着顾客的到来,获取一些利润来维持生计;

恋人在相拥而别的时候,期待着对方眼中流不出、淌不下却又忍不住的泪花;漂泊在外的游子期待着每一年的团聚,就可以美美地享受这充满温馨的家的气息;耕作的农民期待着粮食能卖一个好价钱,不再辜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流淌的汗水。

有时,期待是需要代价的。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金钱。但我们仍然会有期待,期待最美好的结局,就算一路上遇到困难,遭遇打击,一路上孤独无助,不知所措。也许,我们曾在期待里受过

伤,被期待抛弃过,或者在期待的方向迷了路。但为了那分期待,我们还是痴心不改,无怨无悔。

一个人,不分时代,不分年龄,不分贫富,都曾有过期待,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已经少了许多期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对许多事情的期待只是个人的一种美好愿望,甚至只是梦想。然而,期待却是取得成功、实现美好愿望至关重要的前提,期待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重要。其实在我看来,期待是一种美好的心境。如果你过于烦躁,

欲速则不达;如果你过于纵情,会使感情失控,过犹不及。

清风吹过,荡漾着树叶的心思,然而又有谁知道它的心情,知道它是如何深爱着纷飞的蝴蝶。可是它自己知道,它没有鲜花般的外表,它有的只是翠绿的沉默;它没有香甜的花蜜,它有的只是无尽的期待。

生活很美,美在可以期待;期待很美,美在不知结果。离别后期待重逢,失败后期待成功,悲伤后期待快乐,失去后期待拥有。仿佛期待就是一根桅杆,支撑了我们生命的帆。



履痕处处

访鲁迅故里

张更申(安阳市)

寿堂”三字的横幅,端正的楷书体,还有室内一幅幅的精美字画,以及地上摆放的古色古香的长条桌、八仙桌、太师椅、瓷器等,给人以书香门第之感。此乃周氏族人的公共活动场所,以作喜庆祝福和宴会宾客之用。第三进为香火堂,是拜祖先和办丧事的场所。第四进为座楼,是周家的生活住宅区。耳濡目染之中,家乡的习俗就深深地印在先生的脑海中。其中有的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有的则是封建礼教下积弊的陈规陋习。后来,先生对于好的给予弘扬、赞颂,反之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挾伐。

“我家的后面有个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走出祖居,来到先生的故居(周家新台门),寻找先生当年的乐园。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故居,前后六进。第一进为台门斗;第二进为平屋和长廊;第三进楼西侧为鲁迅在绍兴工作时的卧室;第四进为两间厢房,楼下东首前半间称为小堂前,是家中用餐、会客的下方,后半间是鲁迅母亲鲁瑞的卧室,楼下西首前半间是鲁迅祖母的卧室,后半间是过道;第五进为厨房;第六进为三开间平屋,中

间有门通百草园。

188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今各进之间均布置原状陈列,一位位游客看得很是仔细。一件件当年的物品,把大家带入了先生工作、生活、学习的时光。感受着先生坚定的脚步、帅气的背影……百草园还是老样子,原为周家新台门族人所共有的一个荒芜的菜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泥墙根、菜畦、石井栏、皂角树、桑树……穿过岁月的时光,传承着无穷的趣味。成年人在这里驻足,畅游于文学的长河之中。婆婆的灯影里,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快地捕捉着先生笔下鲜活的景物。

沉醉中,传来女工作人员清场的声音:“时间到了——”语音虽为普通话,却分明带着浓浓的绍兴口音,格外亲切。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属于吴语的绍兴话里长大,好听的家乡话一定给了他太多的文学启迪。享受着先生送来的第一份文化大餐,在工作人员“不好意思”的歉意声中,走出景区,这才感到饥肠辘辘,早已过了吃饭时间。孔乙己站在门口迎客的咸亨酒店,还未打烊,“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一碟入味的茴香豆”,又是一番精神和物质的享受。